

春兰皎月

(一) 去年十一月、十二月，看到那盆春兰皎月，已

谈瀛洲
现在阿爹已过世多年，我家的老弄月堂房子也已拆迁，这只花几是我分到的几件老家具之一。这是只杂木的花几，并非珍贵的红木，油漆也已开始剥落，但因为它是阿爹用过的东西，所以特别有感情。



皎月放在花几上，不时飘来一阵香味。我在手机上找出去年早春刚买来不久后开花的照片：仅开一朵，而且花秆矮矮的，花几乎是匍匐着开。今年的花秆，已经比去年长多了，全开时还会长得更长。

新买的兰花，经过脱盆、裸根运输、重新栽植这一番折腾，兰花的开品往往受影响，有时甚至不开花。经过一年的栽植，才能充分表现出它的性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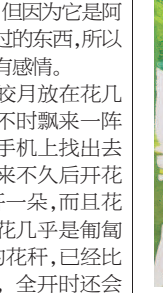
同时，买来的花，其实是前面的花主的劳动成果。到你家一年后，它适应了你们家的环境，开的花也真正反映出你种养的水平。所以，“花至少要养

一年才是自己的”，这句话（也许是兰友东门兄那里听来的）是很有道理的。

立春

李磊

诗并画



太阳射来的点点温暖 / 我都收集起来 / 等待一个好日子 / 把她们挂上枝头 / 我要摇啊 / 拼命地摇晃树干 / 把所有的绿叶和花瓣 / 统统催赶出来 / 让她们肆意地飞舞和跌落 / 让春天可以浪漫

的叶质比较薄，不像江浙春兰那么厚实，也许有莲瓣兰的血统。都说它是杂交草，但究竟亲本是哪两种，没人知道。兰商都尽量隐瞒杂交兰花的出身，因为怕的是一说是科技草，便身价大跌。

它比较耐晒，也比较吃肥，容易开花，发新苗也多。这些都是杂交种的优点。壮草的话一杆可以开两花。香气也不错。我觉得它的叶更胜于花，在无花的时候也可以作为观叶植物来欣赏。

因为是杂交种，又容易繁殖，所以皎月便宜，100元就可以买一大丛。有的养兰人，嫌它太便宜。似乎养的兰花便宜了，养兰人也跌了身价。但用价格来判断一种花的价值，是最浅薄的做法。花的价格，和它的美丽程度没有关系，而和它的生产成本，还有市场需求有关系。

许多养国兰的人对杂交种不屑齿及，觉得根本不能上档次。但其实，除国

外，一般养花人种的其他花卉，还不大都是园艺杂交种？国人爱养的月季、牡丹、芍药、菊花等，都是杂交种。对于兰花，我是不论出身的。不管是杂交种还是原生种，只要有可取之处，我都愿意种。

(三) 兰花在自然界里也不断在进行着天然的杂交。而国兰人工的杂交种之所



太阳射来的点点温暖 / 我都收集起来 / 等待一个好日子 / 把她们挂上枝头 / 我要摇啊 / 拼命地摇晃树干 / 把所有的绿叶和花瓣 / 统统催赶出来 / 让她们肆意地飞舞和跌落 / 让春天可以浪漫

的恽铁樵、秦观后人“丁门三杰”之一秦伯未、儿科名医朱星江、太极大师乐象之、四代业医的眼科专家陆南山等等。

在陆澹安先生文孙陆康先生所编的《澹安藏札》中，有一封颜亦鲁写给陆澹安的信，信中有“特着馨儿虔诚趋前请安”字样，馨儿指的是颜德馨长子颜德馨。而之后颜德馨便以陆澹安为师，两人的友情也一直延续不断。1976年，颜氏一族有“颜氏三世十全合影”之喜，陆澹安应颜亦鲁之请，特别题诗曰：“久钦积善祖孙同，喜气盎然合景中。三代十全开寿域，八方万姓仰仁风。众生疾苦常萦抱，浮世利名不挂胸。一任沧桑多变幻，德门福泽永无穷。”颜德馨后来担任上海铁路医院中医主任，以活血化痰及治疗各顽疾而负盛名。颜德馨的亲家顾雨时也是位中医，曾任浦东中心医院中医科主任，师出伤寒论派恽铁樵，陆康七十年代末曾拜顾雨时为师，学习中医内科，学成后亦曾为人把脉，只是因更热爱篆刻、书法，而成为海派篆刻名家。

中医为历代文人所重，旧时文人有研习医书的传统，医者仁心，文人多思，从而形成“儒医”这个特殊群体，陆澹安的朋友中，陆士谔、恽铁樵就是儒医的典型，前者医名、文名并齐，后者弃文就医。而儒家的思想也正是通过儒医这个特别的群体渗入中医医理之中，也因此中医与西医不同，中医其实是带着中国人特有的思辨和温情的。

2020年元月，农历除夕前一天早晨，上海，天气阴沉，千里之外，疫情未明。在外科病房，我穿上白大衣，戴上浅蓝色的外科口罩，和同组医生一起查房，查到六号病房，三个女病人各自准备着出院，回家过年。

桃红，安徽黄山的中学老师，人到中年，已完成了乳腺癌的保乳手术，查看她的患侧伤口，建议她出院回家恢复，年后回院开始化疗。

梅艳，浦东机场镇居民，三十出头，年前赶上最后一天的日间手术，病理结果疑癌，出院当天查看伤口，嘱咐出院后，在当地医院换药，等待节后的病理报告。

梅艳，浙江舟山渔民，六十已过了，这次住院是第7个疗程的化疗，效果已现，可以心安过年，年后继续治疗。

病人哪里来，又回哪里去，但一部分癌症患者还是需要不断的来回，只为维持治疗求治愈。年关将至，患者们哪里知道此番年关会是艰难和难，而脱下白大褂的我和同事们觉得形势严峻。

夜来雨纷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柳青，初一发微信告知手术缝合部位的伤口有溢出物，担心伤口发炎，却不敢出门去医院换药，我让她在微信中发照片，指导她自己换药。整个假期每天一图，建议她放假结束

还是要来医院看伤口，并且她的最终病理报告显示是乳腺原位癌，她需要进一步手术治疗，她还是犹豫不决。

梅艳，年前化疗后副反应严重，白细胞血小板减少，家属电话来询问该怎么办，本该回院观察，考虑再三，只好选择当地住院处理，情况慢慢好了起来。家属希望年后可以尽早安排她住院评估治疗效果以及手术切除肿瘤，盼望疫情尽早被一扫而光。

前不久，我在夜光杯上写安福路，提到了塞万提斯的《堂·吉珂德》被推选为人类历史上最优秀的虚构作品。有专治比较文学的学者对我说，你把塞万提斯捧得太高了。其实，也有对《堂·吉珂德》不以为然的人。比如纳博科夫就是一个。他说《堂·吉珂德》就是一部残酷而粗糙的老书。它的成功只是因为后世作家不断地给堂·吉珂德赋予了众多的浪漫色彩。于是，堂·吉珂德不再是堂·吉珂德。他成了一种幻觉或者说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纳博科夫觉得《堂·吉珂德》只是启蒙运动中一张假名片。

但对于纳博科夫的观点，西班牙人真的是很生气。不过《堂·吉珂德》和中国倒是非常有缘分。早在清末民初，陈家麟就和林纾两个人，一写一译，用古文把这部小说翻译成《魔侠传》出版。据说诗人戴望舒一辈子都想把它翻译成白话文，用来感召国人，这也是他努力学习西班牙语的目的，可惜译事未半，诗人就去世了。这个愿望直到1980年代才由钱锺书的夫人杨绛女士完成。杨绛的译著《堂·吉珂德》1985年刚一问世，立刻轰动海内外，隔年西班牙国王还颁发了“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勋章”来表彰杨女士的贡献。

钱锺书曾撰文说她学外语的捷径是读侦探小说，这个习惯钱锺书也有。1941年夏，钱锺书和杨绛从英国回到上海。杨绛回忆，她与钱锺书、钱瑛蜗居在辣斐德路609号二楼狭小的亭子间里过日子，直到1949年8月，一家人离开上海，去到清华。辣斐德路609号，就是现在的复兴中路573号。

复兴中路横跨黄浦区和徐汇区，东起西藏南路，西至淮海中路，全长3494米，其中西藏南路至陕西南路属于黄浦区，陕西南路至淮海中路属于徐汇区。该路早年名为辣斐德路，1945年后

改今名。钱锺书人生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就是在复兴中路上的亭子间里写出的。杨先生每天急切地要看《围城》的新章，只得心甘情愿地做灶下婢。苦中寻乐，肆意读书写书的日子也是迷人的，正是那段时间，钱锺书的文章里有柴米油盐，有亲疏爱恨，有人情世故，有世相百态，充满生活气息，一点也不学究。

除了钱锺书、杨绛，众多文人墨客、艺术大家都曾居住在这条复兴中路上。复兴中路517号是柳亚子故居。这位创办了南社的近代诗人，1932年从国外返回上海后，先是入住辣斐德路424号，两年后迁入1257号，1936年最终入住557号，也就是现在的故居。

1949年2月，柳亚子应毛泽东电邀到北京参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1950年冬，柳亚子从北京回上海，在复兴中路517号小住半月后返京。据说，他在上海家中与亲友欢聚，精神爽朗，当场朗诵毛泽东的《沁园春·雪》以及他的和词。在上海的书斋里，柳老还是一位老书生，激动之余更显出一种拙涩。

复兴中路上还住过两位大画家。复兴中路553弄的复兴坊最初叫做辣斐坊，复兴坊8号是何香凝故居，何香凝1927年至1937年在此居住。1960年，继齐白石之后，何香凝被推举为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开创由女画家执掌画坛“帅印”之先河。大画家刘海粟住在复兴中路512号。从20世纪30年代起，海粟老便一直在那里居住，直至1994年8月7日与世长辞，享年100岁。海粟老谢世后，他的夫人夏伊乔把旧居内刘海粟大部分的藏品与作品捐赠给了上海刘海粟美术馆。

走在复兴中路上，觉着书里的名士，都真真实实地在这条马路上生活过，他们的笑声和泪影，化作了这座城市的眉批，跨越历史，横在当代，也将活在明天。

另外，一般养花人种的其他花卉，还不大都是园艺杂交种？国人爱养的月季、牡丹、芍药、菊花等，都是杂交种。对于兰花，我是不论出身的。不管是杂交种还是原生种，只要有可取之处，我都愿意种。

(三) 兰花在自然界里也不断在进行着天然的杂交。而国兰人工的杂交种之所

陆澹安和中医朋友

陈颖

“静坐自然有得；虚怀初若无能”是南社名士陆澹安为沪上名医石筱山写的一副对联，说的是修身养性，也包含做人的道理。中医讲究的是阴阳平衡、由表及里、顺势而为，与此联倒也十分契合。对联写于丙子年，也就是1936年，这一年陆澹安四十三岁，常有人来索字。同年，他为施济群妻弟书的一联是：“略具四时所长；不争一日之长。”他还为颜氏门人陈百先书奉对联曰：“也应有泪酬知己；但觉无言对俗人。”为儿科医家朱星江书联：“高文在乐石；大道有传薪。”说的也都是看淡世事，珍惜知己，保持内心的安然。

陆澹安一生淡泊名利，心性洒脱，随心随缘，晚年曾有自题诗：“人海浮沉七十年，愧无涓滴济时艰。一生活澹能知足，但愿平安到息肩。”而另一首则是他对自己一生作为的自审：“雅文原自俗文生，陋士无端别重轻。曲子稗官从我好，任他嘲笑与讥评。”应该指的是他早年曾根据外国影片改写小说《毒手》，以及后来改编张恨水先生小说《啼笑因缘》。而不论是根据外国电影改编小说，还是根据小说改编弹词这两件事，在当时都是开先河之创举，并红遍上海滩。

石氏伤科闻名于海上，石家祖上精通拳术，因习武而熟悉人体穴位经络，进而开始研习正骨理伤，后来医名超过武名了，便索性以医谋生，并代代相传。石氏伤科推崇人体是一整体的理念，注重内调气血、外理筋骨，采用内治与外治相结合

的疗法。石筱山本人的治疗手法更是高超，有“患若知觉骨已拔”的美传。他曾说“（治疗之先）必素知其体相，识其部位，一旦临证，机触于外，巧生于内，手随心转，法从手出。”五十年代时，石筱山将祖传“三色敷药”“损伤风湿膏”等秘方贡献给国家，至今仍是龙华医院、曙光医院、岳阳医院的伤科外敷治疗主药。

陆澹安的朋友中不乏名医、儒医，除石筱山外，还有和他一起经营《金钢钻报》的施济群、陆士谔、颜氏内科传人颜亦鲁、颜德馨，弃文从医享誉医界

2020年元月，农历除夕前一天早晨，上海，天气阴沉，千里之外，疫情未明。在外科病房，我穿上白大衣，戴上浅蓝色的外科口罩，和同组医生一起查房，查到六号病房，三个女病人各自准备着出院，回家过年。

桃红，安徽黄山的中学老师，人到中年，已完成了乳腺癌的保乳手术，查看她的患侧伤口，建议她出院回家恢复，年后回院开始化疗。

梅艳，浦东机场镇居民，三十出头，年前赶上最后一天的日间手术，病理结果疑癌，出院当天查看伤口，嘱咐出院后，在当地医院换药，等待节后的病理报告。

梅艳，浙江舟山渔民，六十已过了，这次住院是第7个疗程的化疗，效果已现，可以心安过年，年后继续治疗。

病人哪里来，又回哪里去，但一部分癌症患者还是需要不断的来回，只为维持治疗求治愈。年关将至，患者们哪里知道此番年关会是艰难和难，而脱下白大褂的我和同事们觉得形势严峻。

夜来雨纷纷。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柳青，初一发微信告知手术缝合部位的伤口有溢出物，担心伤口发炎，却不敢出门去医院换药，我让她在微信中发照片，指导她自己换药。整个假期每天一图，建议她放假结束

还是要来医院看伤口，并且她的最终病理报告显示是乳腺原位癌，她需要进一步手术治疗，她还是犹豫不决。

梅艳，年前化疗后副反应严重，白细胞血小板减少，家属电话来询问该怎么办，本该回院观察，考虑再三，只好选择当地住院处理，情况慢慢好了起来。家属希望年后可以尽早安排她住院评估治疗效果以及手术切除肿瘤，盼望疫情尽早被一扫而光。

梅艳，浙江舟山渔民，六十已过了，这次住院是第7个疗程的化疗，效果已现，可以心安过年，年后继续治疗。

病人哪里来，又回哪里去，但一部分癌症患者还是需要不断的来回，只为维持治疗求治愈。年关将至，患者们哪里知道此番年关会是艰难和难，而脱下白大褂的我和同事们觉得形势严峻。

英雄 (外二首)

庄木弟

英雄

问君何处见？

不降不降云。

凡事凡人里，

时艰顶铁肩！

思乡

故乡原画景，

雨后晚荷横。

新月秋江落，

倒流游子情。

春风

穿过冰霜雪，

轻轻拂草来。

一一成往事，

千里尽新裁。



以还比较少，主要是因为它的技术门槛比较高。因为兰花的种子极细小，按普通方法播种，也很难发芽长大。古人不掌握兰花杂交的技术，今人如果没有一定的设备条件，也无法进行。

在西方，也经历过一个掠夺式、破坏性采集兰花的阶段。富有的兰花收藏家们派出兰花猎人，到热带国家去采集卡特兰、蕾丽兰等热带兰花。这种做法在17世纪就开始了，在19世纪达到高潮，但在20世纪初已经式微

了。这主要是因为这时兰花的种植、繁育和杂交技术在西方已经成熟。在1853-1880年间，英国人约翰·多米尼就已培育出了至少25种杂交兰花（以卡特兰、蕾丽兰、兜兰等为主）。

从国外来说，现在是专业工作者在大自然中收集少数样本，种植在植物园等专业机构中，然后以它们为亲本，来杂交产生出各种园艺品种，然后大批量生产，以较低廉的价格供应市场。

但在中国，尽管兰花的杂交技术已有引进，但国兰市场还主要停留在靠天吃饭的阶段，即靠在自然中采集各种野生兰花的变异种，然后对新、奇、异的品种进行天价炒作，而且这种采集不是由专业人士而是全民进行。这当中不知道破坏了多少兰花的种质资源。而风雅的兰花，也被金钱绑架了。所以，养兰人也要改变观念，让杂交兰、科技草大行于世，这样自然界中的兰花才能免遭荼毒。

当疫情蔓延，对于医者已是不同寻常，更何况对于那些还没有完全治愈的癌症患者。一边是疫情，一边是重症。患者两难，而医者在艰难时期必须两担。

癌症于患者而言，虽可怕但不传染，可控。病毒暂无特效药，会传染，更要重视防控。不管程度轻或重，不抗击、不清毒，会日渐严重。若积极干预和治疗，总有好转，或许迁延，或许完全愈合。

时间是最好的良药，转眼年关已远，抗击疫情的行动正有序走在正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亲爱的梅艳柳青桃红们，这是我们的年关，我们携手一起过关。

明日请看《“扼门黎叔”变“最美包租公”》。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十日谈

战“疫”中的生活

责编：郭影